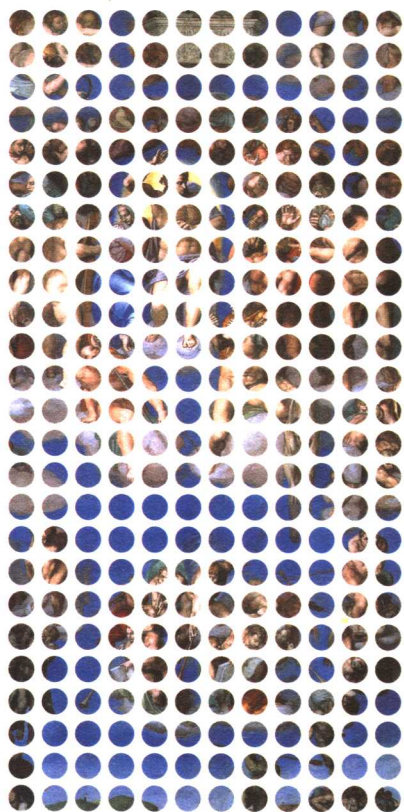


# 在天国与尘世之间

赵林演讲集(2)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赵林 著



在天国与尘世之间  
赵林演讲集(2)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孙祥秀 孙 涵  
装帧设计 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天国与尘世之间——赵林演讲集(2)/赵林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4

(赵林作品系列)

ISBN 978-7-5060-2765-6

I. 在… II. 赵… III. ①基督教-文集②文化-西方国家-文集  
IV. B978-53;G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622 号

**在天国与尘世之间**

ZAI TIANGUO YU CHENSHI ZHIJIAN

——赵林演讲集(2)

赵 林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1

字数:188千字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060-2765-6 定价:20.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作者简介

赵林，男，1954年生于北京，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宗教学哲学和基督教思想史。已出版《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西方宗教文化》等学术专著和大学教材11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主讲的“西方哲学史”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是武汉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





Christianity  
赵林作品系列

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

暮色中的十字架——赵林随思录

在上帝与牛顿之间——赵林演讲集(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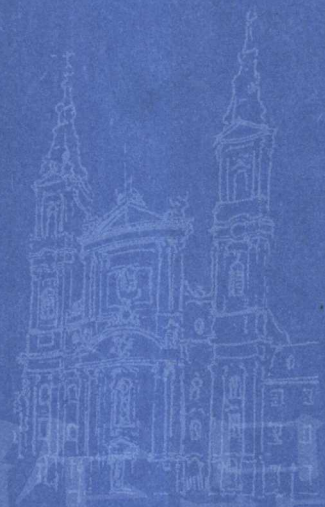
在天国与尘世之间——赵林演讲集(2)

责任编辑 孙 涵

孙祥秀

曹 春

封面设计



# 赵林作品系列

在天国与尘世之间

## 目 录

自 序 / 1

第一讲：基督教的文化渊源与早期发展 / 4

第二讲：基督教的本质精神与内在矛盾 / 29

第三讲：从宗教专制到宗教宽容 / 43

第四讲：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科学理性的勃兴 / 71

第五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全球化历程 / 107

第六讲：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宗教背景 / 131

附 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

——《羊城晚报》访谈录 / 167

# 自 序

---

这部演讲录《在天国与尘世之间》与我的另一部演讲录《在上帝与牛顿之间》可以称为姊妹篇。在那本演讲录中，我主要对与基督教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讲解；而在这本演讲录中，我则对基督教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这两部演讲录，一部侧重于理论，一部侧重于历史，二者相映成趣，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近些年来，我应邀到全国几十所大学的人文讲坛以及一些政府部门和EMBA之类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做学术讲座。由于专业所限，我只能讲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那就是文化方面，尤其是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过去只能在大学里讲讲，思想单纯的学生们对于这些高深且无用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兴趣；至于社会上的人，则很少有人愿意听这方面的讲座，大家似乎都只对那些教人如何快速发财的学问更感兴趣。但是近几年来，社会上的学习风气似乎发生了一点变化，那些对经济、管理之类的学问已经谙熟的决策者和高管人员，好像忽然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于是文化又开始热起来了，一些政府官员和CEO之类的高级总管，也纷纷以讲文化为时髦。这种言必称文化的时尚，虽然难免有些附庸风雅之嫌，但是其基本趋势却是值得嘉许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终于开始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仅仅靠片面的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种深层的文化根基、道德规范和精神信仰，一个单纯的经济人只不过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冷血动物，一个GDP高速增长的国家也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僵化



机器而已。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文化主题的讲座变得越来越有市场了。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许多现实问题，在经济和政治的表层背后，有着更加深刻的文化根源。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不从更加根本的文化层面上进行深入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将很难真正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如何重铸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文化根基和精神砥柱？这是放在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在这方面，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西方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物。如果退回 500 年，西方社会是一个远比当时的中国社会更加落后、更加蒙昧、更加专断的社会，那么，它是如何在短短的几百年间迅速地从—个闭塞、贫穷、愚昧、专制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富庶、科学、民主的社会的？了解这一段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但是，西方文化是一个有机的生命连续体，它也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形成的文化特征。不了解这些文化传统和特征，也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历程和深刻意义。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基督教无疑构成了一个最本质的文化基因。因此我们说，不了解基督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传统；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传统，就不可能了解西方社会的转型和现实。

中国人素来讲究学以致用，近年来文化热潮的兴起，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的关注，说到底还是为了从中寻找一些可为中国现实所用的经验教训。这种治学传统也无可厚非，倘若国人真能够虚心学习，好好地研究—下西方社会是如何从蹇滞蔽陋的困境中脱颖而出，逐渐兴旺发达起来的，并且以此来反思、批判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重新铸造—个坚实的文化根基，那当然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怕就怕国人在当前强劲的功利主义风气的裹挟之下，难以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深层内涵，只是浮皮潦草地应付—下，赶—趟时髦，学会几个名词术语，然后就继续顺着惯性、沿着老路子走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恐怕就难以预期了。

收入这本小册子中的几个演讲，分别是我在东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南华工商学院等学校所做，这些演讲在内容上具有连贯性，刚好构成了—个有机的整体。通过这些讲座，我们可以了解西方文化是如何从痴迷于天国理想，转向了人间幸福。为了把这些讲座的录音资料转换成文字，东南大学的陈怡教授、陆挺先生，以及西南政法大学的赵明教授和他的一些研究生们付出了大量心血。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我深表感谢。在上述各位老师 and 同学所记录的文字稿的基础之上，我做了一些修改、润色工作。

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是很花工夫的。由于我在演讲时从来都不用讲稿，全凭脑子里所记的东西临场发挥；再加上我是一个多血质、浪漫型的人，演讲的时候语速极快，一场演讲下来所录出的文字往往要比别人用正常语速所讲的内容多上一倍，所以在事后整理文字稿时就格外费劲。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几乎对每一篇演讲稿都从头至尾重新进行了梳理和改写，这项工作花去了我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当全部的整理工作终于完成时，我内心所感受到的欣喜之情丝毫不逊色于撰写了一部学术专著。当然，在修改文稿的过程中，我极力保持一种演讲的风格，所以这本小册子读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虽然它所涉及的内容并不是一些很轻松的东西。

最后我要感谢人民出版社的孙涵女士，正是在她的热心倡议和积极鼓励之下，我才放下了手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专心致志地整理这几部演讲录和随思录。此外，近几个月来在香港道风山进行学术访问，也使我可以排除一切俗事的干扰，心无旁骛地修改文稿。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道风山山腰的一座僻静洋房的阳台上，面对着满天灿烂的星辰，静静地推敲和修订这些演讲稿。四周万籁俱寂，阵阵凉爽的山风拂面而过，耳边响起密林悉悉簌簌的摇曳声，那种心旷神怡的美妙感受，无法言表。有时候竟觉得自己正处在天国与尘世之间，随风飘曳，恍兮惚兮，真不知是心随风动，还是风随心动了。

赵 林

2007年2月23日深夜于香港道风山

# 第一讲 基督教的文化 渊源与早期发展

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到东南大学来演讲。这几天，我要在这里连续做好几场演讲，演讲都与基督教有关。今天我首先给大家讲讲基督教的文化渊源与早期发展。

大家知道，西方文化，也可以简单地称为基督教文化。不仅在传统上是如此，就是在今天，如果我们同西方人打交道，你要问那些具有一定人文底蕴的西方人：你们的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我想他们大凡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基督教文化。一直到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很发达，西方人却仍然虔信基督教，基督教还是他们的主要信仰形式。正如我们把中国的文化简单地称之为儒家文化，西方的文化也可以同样简单地称之为基督教文化。而且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相比，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并没有出现过太大的断裂，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加进了科学理性、民主政治、宽容精神和自由思想等成分，但是这些成分与基督教文化在本质上并不矛盾，而是给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当然，在基督教文化产生之前，在西方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古典文化传统，即希腊罗马文化，这个

古典文化构成了西方文化的摇篮。基督教文化，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严格地说是从公元 800 年才真正开始的，那一年查理曼大帝建立了帝国，确立了基督教信仰在查理曼帝国的正统地位。另一些学者认为，基督教文化是从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崩溃时开始的，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对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进行了教化，使日耳曼各部族都皈依了正统的罗马大公教会的信仰。从这种意义上说，日耳曼蛮族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洗礼下才开始了文明化教养的。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公元之交耶稣诞生之日起，基督教文化就开始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纪元方式，就是以耶稣的诞生为开端的。基督教文化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这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但是不论采取哪一种观点，至少大家都承认，在基督教文化产生之前，西方还有过一个古典文化，即希腊罗马文化。因此，我今天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的文化渊源问题。对于基督教有所了解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们一旦谈到基督教的文化渊源问题，就必然会谈到基督教的“两希”传统，也就是希伯来文化传统和希腊文化传统。希伯来文化传统主要是指基督教的犹太教根源，因为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所以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有一种子体和母体之间的关系。至于希腊文化传统对基督教的影响，主要是指希腊的思想，尤其是希腊的哲学思想，当然也包括希腊的宗教。在今晚的讲座中，我会涉及到基督教与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早期发展的艰难历程，以及基督教与日耳曼人的关系问题。现在，我先来讲讲基督教与希伯来文化，主要是与犹太教之间的联系。

## 一 基督教与犹太教

犹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祖先希伯来人（意即“从河那边来的人”）大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来到了今天的巴勒斯坦，与当地的迦南人逐渐融合，形成了农耕的以色列部落。公元前 13 世纪，埃及人征服了巴勒斯坦，把大量的犹太人掠夺到了埃及做苦役。后来，在被掳的犹太人中间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领袖，即《圣经》里所说的“先知”，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摩西。这位摩西率领着犹太人逃出了埃及，重返家园，《旧约·出埃及记》记载了这件事情。当时，摩西在带领犹太人逃出埃及的时候路过了一座山，叫西乃山，摩西就在西乃山上代表全体犹太人与上帝签订了一个约，基督教产生以后就把这个约称为“旧约”，而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与上帝所订的约则被称为“新约”。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全名又叫做《新旧约全书》，即“旧约”与“新约”的汇编。“旧约”的基

本内容是：摩西代表全体犹太人保证世代崇拜上帝，不再敬拜其他偶像；而作为回报，上帝则承诺在所有民族中只保佑犹太人，把犹太人带到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幸福乐园去。在“旧约”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摩西十诫”，即十条诫命，包括：崇拜唯一的上帝而不可拜别的神，不可制造和崇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必须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和财物等。这十条诫命，成为犹太民族世代遵循的基本规范，构成了犹太教的核心内容。

逃出埃及以后，犹太人除了在所谓的“三王”——扫罗、大卫、所罗门三位国王——统治时期获得过一段短暂的独立之外，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又先后被一批一批的入侵者所征服。这些征服者包括非利士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亚历山大帝国、塞琉西王朝等，到了公元前1世纪，犹太人又沦入罗马人的铁蹄之下。由于世代都处于外族人的统治之下，而摩西当年在西乃山上与上帝订立的和约却始终不能实现，所以在犹太民族中间就产生了一种非常深重的苦难意识。这种苦难意识或者不幸意识很快又转变成为一种罪孽意识，犹太民族把民族苦难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祖先和族人对于上帝的不虔敬，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受苦受难，就是因为没有严格地遵循“摩西十诫”，所以上帝就要通过其他民族来惩罚犹太人。除非犹太人真正地悔过自新，不再在上帝面前“硬着脖项”，否则这种苦难的日子永远也不会结束。

到了公元前5世纪，在饱经苦难的犹太人中间出现了一些预言家，他们宣称，上帝的国就要临近了，犹太人的苦日子快要到头了，上帝将会派一位复国救主来带领犹太人重建自己的家园。这位复国救主在希伯来语中被叫做“弥赛亚”，“弥赛亚”这个词直译就是“受膏者”。古代犹太人在拥立国王时，往往要在他的头上涂抹羊膏油，以表示尊重，所以“受膏者”就是指一位新国王。但是，这个国王是上帝派来的，他的出现意味着上帝的国临近了。到了公元前2世纪，当犹太人处于塞琉西王朝的统治之下时，关于弥赛亚降临的各种预言更是在民间广为流传，这种预言表达了犹太民族强烈渴望社会解放的心声。但是，从那时一直到公元后1世纪，一两百年过去了，犹太人期盼的弥赛亚却始终没有出现。而基督耶稣就是在这种普遍流传的弥赛亚预言的背景中出现的。

到了公元1世纪，犹太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隶属于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行省管辖，犹太教也发生了分裂，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支派。在一个名叫加利利的地方，有一支犹太教的小支派崇拜一位名叫耶稣的人，把他看做



预言中的弥赛亚。但是，当时控制着犹太教大权的一些宗教知识分子，即法利赛人，又叫文士，以及犹太教最上层的祭司集团，他们都不承认耶稣就是预言中的弥赛亚，而是把耶稣看做一个摇唇鼓舌的骗子。因为在他们看来，按照预言家或先知的说法，弥赛亚降临将会把犹太人带到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去，但是耶稣并没有使犹太人摆脱苦难。法利赛人不仅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而且还向罗马派驻叙利亚行省的总督彼拉多告发了耶稣，罪名是耶稣试图鼓动犹太人造反，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由于法利赛人的出卖，耶稣最后被罗马总督彼拉多以谋反罪名钉死在十字架上。据说他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向其门徒们显示圣灵，并教导他们要把他的福音传播到外邦人，也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其他民族中间去。于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等人，以及曾经迫害基督徒后来却幡然猛省的保罗，都秉承耶稣的教导，开始到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传教。基督教就这样与犹太教渐行渐远，最终竟与犹太教分道扬镳。后来，在基督教世界里甚至培养出一种反犹太主义的强烈情绪，把耶稣之死的罪责全部都归咎到犹太人头上。这种反犹太主义的情绪曾经导致了基督教世界中一次又一次的野蛮而残酷的排犹暴行。

从上面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最初的母体是犹太教，但是基督教却是在与犹太教分道扬镳之后，才开始在罗马帝国中真正地发展起来并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对比而言，基督教与犹太教是有着许多文化差异的，尤其是在精神方面，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犹太教在当时还是一种低级的宗教，它注重原始的祭祀活动和刻板的律法规范，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比较直接的物质交换关系和血亲庇护关系。而且犹太教还具有非常明显的民族主义特点，即上帝只保佑犹太民族，其他民族则一律将会被上帝所抛弃。犹太人的祭祀和律法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旧约》里的《出埃及记》、《申命记》、《利未记》等经文，这几篇经文里记载了大量的律法，明确规定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用，在给上帝献祭时应该如何做，等等。而基督教却对祭祀不感兴趣，而且也对犹太教的一些律法规范，如行割礼、守洁净等习俗进行了修正。与犹太教重视祭祀和律法不同，基督教注重的是信仰和道德，而且用一种灵魂得教的彼岸福音取代了犹太教的社会解放的现实理想。《新约》里记载，当耶稣与法利赛人发生了分歧，法利赛人指责耶稣是一个骗子，因为他并没带来上帝的国时，耶稣就明确地表示，上帝的国不是你的肉眼所能看得到的，我们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心中。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在《约翰福音》（这部福

音书对于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奠基意义远远超过了前三部福音书)中,耶稣不再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法利赛人指控耶稣的罪名),而是明确地宣称:“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也就是说,耶稣向世人所昭示的那个上帝的国是不可能在此岸中实现的,你们不要指望耶稣在大家活着的时候把上帝的国带到你们中间来;恰恰相反,耶稣通过他自己的受难以及复活,向世人昭示了一种灵魂得救或者死而复活的福音。他不是把上帝的国带到你们中间来,而是要把你们带到上帝的国中间去,这个国只属于摆脱了肉体的灵魂所有。

在犹太人期盼着弥赛亚的降临时,他们相信弥赛亚将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所谓的“千禧年”中间去,所谓“千禧年”,就是一千年的幸福生活。按照犹太教先知们的预言,弥赛亚降临后将会带领犹太人过上一千年的幸福生活,然后再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在最后审判中,犹太人将成为上帝的选民,其他民族将会被上帝抛弃。这种“千禧年”的理想,与关于弥赛亚降临的预言一样,都表现了苦难深重的犹太民族渴望社会解放的要求。正因为这样,所以犹太人把弥赛亚看做是一个复国救主,他只拯救犹太人。但是基督教却表现了完全不同的理想。首先,基督教不是把天国带到人间,而是把人的灵魂带进天国,你不要指望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天国来临,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天国将在哪里实现呢?耶稣明确地表示:“上帝的国就在你的心中!”天国只属于有信仰的灵魂,天国就在对死而复活和灵魂得救的信仰之中。基督耶稣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他就如同田野里的第一束灌浆发黄的麦穗(初熟之果),向世人昭示了灵魂得救的希望。这样一来,基督教就把犹太教的社会解放理想变成了一种灵魂得救福音,使人们把眼光从人间转向了天国,从现世转向了彼岸。这种强调灵魂得救、强调彼岸世界的唯灵主义价值取向,是与犹太教注重肉体、注重现世的律法主义背道而驰的,它来自于希腊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其次,基督教也超越了犹太教民族主义的狭隘藩篱,革除了犹太教的一些陈规陋习和刻板律法。正是这一点,使基督教后来在外邦人中间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

如果说犹太教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宗教,那么基督教就是一种唯灵主义的宗教。所谓唯灵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强调灵魂至上,强调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对立,力图用灵魂来克服、超越肉体。基督教并不是完全不要律法,而是认为律法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信仰、爱心和希望。犹太教有成百上千条律法,但是基督教却认为,只有两条律法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爱上帝”和“爱邻居”。除了这两条最重要的律法之外,其他的一些

律法和习俗，如行割礼、守安息日等等，还有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方式等，都是不必奉守的。基督教对犹太教的那些刻板律法和习俗的超越，产生了一个积极的后果，那就是使基督教摆脱了犹太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一个普世性的宗教。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阶级、哪个地区，大家都可以信仰基督教，都有希望通过基督教信仰而获得灵魂的永生。基督耶稣的救赎是面向所有人群的，福音是对全人类而传播的，不再像弥赛亚的拯救只是针对犹太民族的。这样一来，基督教的民族基础就大大地扩展了。

拿行割礼的制度为例，犹太人世代都严格地遵守行割礼的制度。所谓割礼，就是在男性婴儿出生的第八天，把他的生殖器上的包皮割掉。按照犹太教的信仰，行割礼是上帝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所订的约，这个约被永久地打在了一代又一代犹太人的肉体之上，以作为上帝选民的标记。犹太人常常以行割礼来表示自己与其他民族的差异，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是洁净的，其他民族都是污秽的。当然，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行割礼是有益于卫生的。但是犹太人以行割礼来作为上帝的选民与弃民之间的差别，这样就导致了許多其他民族，尤其是统治犹太人的那些民族的仇视和厌恶。例如，公元前4世纪开始统治犹太人的塞琉西王朝的国王们，对犹太民族行割礼的习俗深恶痛绝，他们采取了一些强制性措施来禁止这种做法，比如把行割礼的孩子的母亲处死，等等。但是尽管如此，行割礼的习俗在犹太人中间仍屡禁不绝。到基督教产生以后，耶稣本人就反对行割礼。耶稣认为，真正的割礼是行在心中的，而不是行在肉体上的，唯有精神上的割礼才是真正的割礼。那么，精神上的割礼是什么呢？那就是信仰！只要你有坚定不移的信仰，你就把与上帝的约定打在你的心中。由此可见，基督教与犹太教的重要区别，一个在乎于仪文或者外在的律法，另一个则在乎内在的信仰。基督教废除了割礼制度，不仅对于信仰的内化和精神化大有裨益，而且也从根本上突破了犹太教设在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巨大障碍，使基督教得以在其他民族中迅速传播。

再比如说在宽容性方面，犹太人由于长期受到异族的统治，所以具有强烈的复仇心理，犹太教主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基督教产生之后，耶稣明确地表示：有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当爱你的朋友，同时也要爱你的敌人。这样一种以德报怨、以爱化恨的宽容精神和博爱精神，正是使得基督教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根据。我在很多场合都喜欢说，基督教最初就是通过一种博大的宽容精神而赢得了世界的；同样，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也是由于

极度的不宽容而最终丧失了大半这个世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督教由于采取了一种较为灵活和宽容的策略，逐渐突破了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的界限，最终发展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

但是基督教毕竟是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它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犹太教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在圣教历史方面，犹太教构成了基督教斩不断的根基，犹太教的经典后来成为基督教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旧约》）。基督教信仰所宣扬的一些基本内容，如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万物，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告诫偷食禁果而犯罪（由此产生了原罪意识），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摩西十诫和部分律法，以及犹太教先知们的种种预言，都被基督教所继承，成为基督教的重要内容。到了公元2世纪，当基督教已经开始在罗马帝国境内发展，并且在组织形式上已经脱离了犹太教以后，在基督教内部曾经出现过一种思想主张，那就是要割断与犹太教之间的母体关系。因为这时加入基督教会的人都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基督教已经与犹太人没有关系了。同时，一部分基督徒们也开始把基督耶稣之死的罪责由法利赛人推广为整个犹太民族，认为是犹太人害死了耶稣。基督徒们坚定地相信，耶稣就是犹太教先知们所预言的弥赛亚，但是当耶稣来到犹太人中间时，他们又不承认他，并且迫害他，所以上帝的愤怒就降临到整个犹太民族身上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弥赛亚（Māshiah）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救主”，而在希腊语中，救主则被叫做 Christós，音译就是“基督”。因此，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不同的在于，犹太教的弥赛亚只是犹太民族的复国救主，而基督则成为普世性的救世主，他拯救所有信仰他的人。由于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重大差异性，公元2世纪时的一些激进的基督徒们主张，彻底斩断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联系，把《旧约》从《圣经》中去掉，基督教只要有《新约》就足够了。所谓“旧约”，只对犹太人有效；而“新约”，是耶稣代表全人类在十字架上与上帝重新订立的约，它对所有有信仰的人都有效，把得救的福音传遍了整个世界。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起全人类的罪责和痛苦，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与上帝重新订了约，这个约表示人类与上帝重新和好，而充当中介的就是基督耶稣。

但是，如果把《旧约》从《圣经》中去掉，基督教的很多内容就没有了。尤其是关于原罪的问题，如果没有亚当、夏娃犯原罪在先，基督的救赎就失去了意义。正是由于亚当、夏娃犯了原罪，并且通过遗传把罪传给了他们的所有子孙（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子孙），基督才有可能承担起全人类的罪，以自己作为牺牲来救赎全人